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徐光荣

血色残历

——侵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花山文艺出版社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血色残历

—侵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徐光荣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部纪实文学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处心积虑，一步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致我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的。驳斥了直到今天阴魂不散的“‘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等荒谬论调。充分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主义的面孔和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本书资料非常丰富，逻辑严密，使那一段历史在各个侧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现。作品文笔晓畅，感情充沛，发人深思。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殿 陈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血色残历

—侵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徐光荣

责任编辑：陈新 申强 装帧设计：愚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8.125印张 16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07-9/I·597

卷 首

历史告诉我们勿忘过去，
历史也告诉我们警醒未来。

——题 记

1996年7月29日。

坐落在日本东京都市中心部位千代田区九段的靖国神社，又一次成为世界新闻传媒瞩目的热点。

上午，洒在靖国大道上的树影开始由西向正北方向移动。这时，沿宽阔的路面开来一排豪华型高级轿车，停驶在靖国神社门前，从车上下来的人们簇拥着一位西装笔挺的官员向神社大门走去。

新闻记者们一眼就认出了他，这是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是公认的自民党鹰派代表人物。曾先后担任过自民党政调会长、大藏相和通产相等要职，具有丰富的阁僚经验。虽然再过一年就60岁了，他却是腰板溜直，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上闪着油光，一双粗眉下两眼里流露出倨傲的神情。

“请问桥本首相，”一位记者抢先发问，“这次参拜靖国神社你

是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

桥本皱了皱眉，含混地说：“怎么说都行。”就不耐烦往下回答，率领着随员们鱼贯进入靖国神社。

广布日本各地的靖国神社，是国家的军事祭坛。它的“神”，是在战争中阵亡者的灵魂。东京靖国神社始建于明治二年（1869年），原名东京招魂社，面积10万多平方米。整个神社呈一战斧状，由东向西横卧在靖国大道的一侧，神社大门外，参拜步道的两侧竖立着两座高约10米的石塔，它们建于1935年，每座塔身上嵌有6面青铜板浮雕，在两座塔的12面浮雕中，描绘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树碑立传的内容，从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到1931年“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攻占长城、天津……俨然一部赤裸裸的侵华战争史！

穿过第二道鸟居和神门便到靖国神社的核心部分：拜殿、本殿、灵玺簿奉安殿，这里供奉着246万多名战死者的牌位。1978年10月，又偷偷地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塞进了靖国神社，作为“昭和殉难者”“祭祀”。

在神社一侧的游就馆，是日军侵华的武器和战利品、“帝国皇军”的遗物、遗书和照片的陈列馆，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武运长久”的军旗和战刀随处可见，包括战犯山下奉文等人的遗像、遗物被露骨地展示。展品甚至包括世界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足以显示日本军国主义之野蛮的以活人做制导系统的“樱花”特攻机和“回天”活人鱼雷……

把战犯当作“英灵”供奉，把侵略战争当作“伟业”膜拜，是靖国神社的精神所在。一些日本报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靖国神社就是“战争神社”。战前，靖国神社作为宣传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一直由日本陆、海军直接管辖。战后初期，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盟军司令部才下令取缔日本神道，把

靖国神社交民间经营，但有政府参与的各种参拜活动一直未断。

197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30周年这一天正午12时过后，在靖国神社的灵堂前，一张黄脸自默哀中缓缓抬起，他，是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是战后第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总理大臣。

岁月更叠。以后这张脸叠变为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这些续任的日本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198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40周年这一天，以首相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日本内阁大多数成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立即受到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以后，历任日本总理大臣考虑到与邻国关系，又都在参拜靖国神社时退回到以“私人身份”的位置。

事过11年。当桥本龙太郎出任新一任日本首相不久，前来参拜靖国神社时，新闻传媒怎能不对这一敏感问题表示关注？因而，当桥本龙太郎率随员们沿着碎石铺成的参拜步道，经过一道25米高的青铜鸟居和神社创建者大村益次郎的铜像，一步步迈向第二道鸟居和神门后的大殿时，记者们也都拥随其左右。

桥本龙太郎一脸肃穆地在大殿灵堂前默哀，秉笔在参拜登记簿上登记，当他从大殿走出时，又一次面对记者们单刀直入的提问：

“请问首相，你在登记簿上是如何登记的？”

桥本龙太郎似早有准备，未假思索地回答：“迄今为止，我每次参拜时，都写明自己的身份，当了‘总理大臣’，就写‘总理大臣’。因为参拜神社这种行动而影响国际关系的现状应该结束了……”

千真万确，桥本龙太郎在参拜登记簿上写的是：内阁总理大臣。而以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显然具有代表日本政府肯定甲级战犯们的罪恶的意义，是对曾饱受日本军

国主义铁蹄践踏与蹂躏的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极大污辱和亵渎。

桥本龙太郎的行动使日本右翼信徒大受鼓舞。

8月13日，右翼评论家细川隆一郎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把51年前日本战败纪念日“8·15”改成“卧薪尝胆”纪念日。

8月15日，一批批日本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到靖国神社捻香礼拜。中午12时，喇叭里响起了《君之代》的乐曲，参拜的人群垂首默哀。随后，神社的院子里掀起了闹闹哄哄的喧哗声、七零八落的口号声，在围观的人们中间走来一支由一群参加过二战的老军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七老八十的旧军人由一位手举旧战刀的老军官率领来到大殿前。他们有的身穿“大日本帝国海军”白色军服，有的背着钢盔，身著绿色陆军军装，他们扛着膏药旗，举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煞有介事地进行“操练”。而与之呼应的是神社门外还有一群狂徒拉起标语，举着横幅，进行着让军国主义还魂的鼓噪……

支持着这闹腾腾场面的是一股久久未散的暗流。近10年来，日本政界接连有人跳出来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早在1986年9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曾诡称：“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并否认日本有侵略战犯。1993年8月，日本自民党“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遗属议员协议会”、“大家一同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共同设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其宗旨就是为日本否定侵略历史开展一系列活动。这个委员会的事务局长（秘书长）板垣正，就是当年作为关东军高级参谋制造“九·一八”事变而被处决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的次子。次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叫嚷：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南京事件纯属捏造”。同年8月，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

又颠倒是非，说“日本并非想发动战争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

1995年8月10日，由板垣正担任事务局长的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在东京一家大饭店举行了《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出版纪念会，参加者有自民党议员等605人。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原法相奥野诚亮发表了为侵略战争、侵略战犯翻案的讲话，而发给与会者的《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中赫然醒目地写着：“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等。

就在这次会议后的第五天，1995年8月15日，桥本龙太郎率8名内阁阁僚和70多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当记者问他以什么身份参拜神社时，他曾明确回答：“我不是以个人身份！”

记者问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性质时，桥本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能否说成侵略战争，我表示怀疑”，“日本是否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微妙的定义上的问题，日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否叫做侵略战争尚存疑问。”

呜呼！阴阳何以这般颠倒！天地何以这般混沌！

赫·斯宾塞说：“在整个过去的历史中一直是弱肉强食，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五十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的刺刀曾使中国东北陷入血海整整十四年；

五十年前，“七·七”事变，更使中国半壁河山陷入日本铁蹄之下。

在那暗无天日的悲惨岁月，中华民族2000万同胞的生命横遭屠戮，数以亿万计的华夏子孙饱受蹂躏之苦……

罄竹难书的罪恶怎容抹掉？

歪曲历史必将误导未来。

每当这种时候，时光老人总是翩然而至，揭开历史的真实记录——

目 录

卷首.....	(1)
第一章 历史帷幕下的罪恶阴谋.....	(1)
正义的审判.....	(1)
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	(6)
“我杀死了张作霖”.....	(14)
诱惑张学良当满洲皇帝.....	(23)
第二章 杀手们磨刀霍霍.....	(28)
带血腥味的“石原构想”.....	(28)
疯狂舆论与秘密谋划.....	(35)
1931 年 4 月, 万宝山开始的骚动.....	(41)
1931 年 6 月, 中村点燃的导火索.....	(51)
第三章 战云笼罩关东大地.....	(63)
紧锣密鼓的作战部署.....	(63)
秘密班子与血盟誓约.....	(72)
两门巨型重炮秘密运抵沈阳.....	(76)
频繁的侦察、演习与军事调动.....	(77)
马不停蹄的本庄视察.....	(82)

第四章 颤栗的“九·一八”之夜·····	(86)
提前开始行动·····	(86)
昏睡的清代故都·····	(94)
恶魔导演的战争拉开血腥大幕·····	(97)
血染北大营·····	(104)
古城的沦陷·····	(109)
第五章 魔鬼的表演与人民的灾难·····	(114)
掩耳盗铃，欲盖弥彰·····	(114)
日军洗劫下的沈阳·····	(122)
逃离不开灾难的人流·····	(132)
天皇，假面具已经撕开·····	(135)
第六章 伸向东北四省的魔爪·····	(143)
突袭长春·····	(143)
江桥喋血·····	(149)
震惊世界的大轰炸·····	(157)
双城“忠勇墓”与李杜泣哈·····	(164)
铁蹄踏向热河·····	(169)
第七章 屠杀溅起的腥风血雨·····	(175)
起诉，为了死难同胞的冤魂·····	(175)
平顶山，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83)
浸染白山黑水的血泪·····	(190)
抗日志士的斑斑血痕·····	(196)
第八章 炮制傀儡政权的丑剧·····	(202)
“土匪原”挟持溥仪离津·····	(202)
闹闹哄哄的“建国运动”·····	(211)
傀儡溥仪粉墨登场·····	(221)
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议定书·····	(226)

第九章 记牢！这血染的残历·····	(231)
后记·····	(241)
附录 本书参考书目·····	(244)

第一章

历史帷幕下的罪恶阴谋

正义的审判

1946年5月3日上午8时42分。

日本东京市之谷。

一辆美国军用大型客车在一前一后两辆吉普车护卫下在冷清的街道上穿过，戛然停在原日本陆军省办公楼前。这座大楼昔日曾是制造战火与灾难的魔窟，而今，门前钉着一块英文的牌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今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庄严宣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远剔除。……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决。”

遵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日本首要战犯的审判。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以它要吞掉亚洲，征服整个世界的狂妄野心，张开血盆大口，把魔爪伸向邻国，伸向亚洲各国，毒焰喷洒之处是千万人的血海尸山，千万里的废墟焦土，造成了人间旷古未见的巨大劫难，对发动和制造这场劫难的战犯的审判早就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来自几大洲新闻传媒的数百名记者云集在东京，早就翘首以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了。当他们云集在法庭门前，看到标有“SPECIAL”（特别）字样的美国军用客车改制的囚车停稳时，便蜂拥而上，把囚车团团围住，“咔咔”的闪光灯响声骤起，电影摄影机也举了起来……

担任军事法庭宪兵的美国军人跳下吉普车，高声用英语指挥人们在囚车门前分开一条通道。囚车的门打开了，在端着卡宾枪的美国宪兵押解下，一个个昔日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从囚车中走下——

原陆军大将南次郎，

前首相广田弘毅，

陆军元帅畑俊六，

被称为“谍海奸雄”的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

前首相小矶国昭，

海军元帅永野修，

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

被抓获自杀未遂的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这些曾嗜血成性、翻云弄雨的家伙，此时像群被抽筋拔骨的野兽，有的凹陷的眼睛里盛满恐惧，有的干枯瘦瘪的脸庞上呈现颓丧，有的邈邈遑遑漾出无奈，有的手持佛珠眼睛里却分明喷吐着仇恨。从囚车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门只有十几米，但他们拖着脚步从人们让出的甬道通过却像走过了烈焰炙烤的酷夏和冰雪刺骨的严冬。他们各怀心腹事，却都知道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在等

待着他们，这就是即将开始的正义的审判。

笼罩着审判大厅的是庄严而神圣的气氛。

坐在法官席正中的是澳大利亚籍法庭庭长韦伯，在他左手第二把交椅上坐着的是中国代表梅汝璈，这位 42 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法官，上唇刚刚蓄起了胡须，神态自若，他的目光扫向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不怒而威。他是代表着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来审判刽子手的，这在一个多世纪饱受着外国侵略的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与正气凛然的法官们成强烈反差的刚刚在被告席上落座的战犯们，一个个尴尬狼狈，丑态毕露。梅汝璈特别注意到，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脸奸笑，前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早失去了故态，脸部肌肉不停地抽搐；而在幕后鼓动谋杀张作霖、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局长大川周明瘦削的脸上呈现出末日的悲哀，游丝般的鼻涕从他两只大鼻孔里垂下，令人作呕。

梅汝璈轻蔑地瞪视着他们，心底在说：“到了清算你们罪恶的时候了！”

上午 11 时 20 分，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致开庭辞。

“今天来到这里之前，本法庭的各位法官签署了共同宣誓书，宣誓要依照法律，无所畏惧，公正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宣判，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之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原首相、外相、藏相、参谋总长及其他日本政府内地位极高的人。起诉的罪状，是对世界和平，对战争法规和对人道的犯罪，或导致这些犯罪的阴谋策划。这些罪孽过于沉重，只有国际性的军事法庭，即打败日本的各盟国代表组成的法庭才能对它进行审判！……”

审判是按照美国的传统诉讼程序进行的。从宣读起诉书至最后判决要经过 11 个阶段，先立证，然后辩论。从 5 月 3 日下午美国代表、首席检察官基南大法官开始宣读长达 42 页的起诉书起，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新较量，就在法庭逐步展开了。

每个检察官的起诉书都是讨伐战犯的檄文。被押上历史审判席的这些战争狂人，昔日曾高举红日图腾，把侵略的战火燃遍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几乎烧焦半个地球，“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大扫荡、挖掘尸骨累累的万人坑……这些凶残至极的恶魔把中国和亚洲 5 千万人推向了死亡之谷，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千古罪孽。而今，他们导演的战争已落下了血腥大幕，该把他们毒汁四溢的灵魂剥开来在光天化日下示众了。

起诉书把人们拉回到过去的年代，腥风血雨，饿殍白骨，烧杀抢掠，奸淫残暴……阴谋和罪恶造成的种种灾难勾起人们记忆中的惨痛与悲恸，也唤起仇恨的火焰。

被告的战犯们面对着检察官的起诉，被恐惧所捆绑，却不甘心于生命从此滑向黑暗，他们狡黠地寻找着契机，做最后的挣扎与顽抗，企望抓住救命的稻草绳。

大川周明在法庭上装疯卖傻；

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统帅松井石根装聋作哑；

被中国列入战犯名单的裕仁天皇伺机逃脱罪责……

当我们把回顾历史的长镜头扫向“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且在审判“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板垣征四郎时定格一下吧。

对板垣进行起诉的是中国年轻精干的检察官倪征燠，这位戴着博士镜颇具学者风度的执法者用高亢的英语向板垣征四郎发问：

“你可承认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前曾持有作战计划？”

板垣征四郎的两眼狡猾地转了一下：“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

倪征燠断然拒绝：“我不想听说明，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

板垣征四郎：“作战计划由作战主任负责。是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制定的，就是说在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编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

倪征燠：“但你的供词中说在没有中央的承诺下编制成了这一作战计划，而现在却说是根据中央的训令制成。难道你不感到矛盾吗？”

板垣：“我想熟读供词就会明白了。在此再说明一下，在供词中提到关东军尽管多次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提供新式武器，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关东军方面只好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制定出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供词的正确理解。”

板垣征四郎不能自圆其说，便以蛮横的态度反驳中国检察官的质问。倪征燠怒火中烧，当场出示了币原外相于1938年9月发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

最近关东军板垣大佐等，在贵地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操纵“国粹会”和其他中国浪人进行种种策动，据言“发本月中旬为期限，断然实行具体行动”云云。需部署取缔一伙浪人的策动。

读完电文，倪征燠问：“你有没有这个策动？”

板垣没想到这样机密的电报也被检察官拿来出证，愣了一下，随即却要横狡赖：“其电报内容纯属无稽之谈。据我回忆那是在沈阳事件之后的事情，参谋长三宅少将给我看过了，按他的话说来